

夫宇宙歸還，黎獻紛棄，拔華

出表，智米而已。歲月飄忽，性灵

不居，騰声飞来，則而已。

有說天地，雖似耳目

月，方声气乎，起出方

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

石之堅，是以君子处也。利能建言

，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而

乘之，杳在適主，則紫霞勢扶丹條

之祀焉。隨仲尼而南行，且而森

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

乃小茅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

有知夫半者也。

文心雕龍

译析

王弼丁 著

文心雕龍
译析

王弼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雕龙》译析 / 王弋丁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495-2881-3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心雕龙》—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426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200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凡 例

一、本书是根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翻译为现代汉语的，不过是采取直译的方法，很难讲到文采。注解尽量放在译文中。

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文心雕龙》的作者，特翻译了《梁书·刘勰传》，并放诸书首。

三、本书的分析以体现刘勰自己的观点为主，如文体论的二十篇，都是按刘勰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来分析的。

四、本书在刘勰各篇之前，提出了一些个人的不同意见。如“剖情析采”我认为管到底的。还有在各篇分析中有时也有个人意见。

五、译析者水平有限，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教益。

《梁书·刘勰传》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这是说：刘勰字彦和，是今天江苏省镇江人。他的祖父叫灵真，是宋代司空官刘秀之的弟弟。他的父亲叫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刘勰早年就成为孤儿，但立下志向，喜好读书。因为家里贫穷，所以不结婚。他依靠僧祐，和僧祐相处了十几年，在此期间，广博地学习了佛经和解释经义的论，并区分经论的部类加以记录和叙述。现在定林寺的经藏，是刘勰编定的。

以上是《刘勰传》的第一段。这一段只简单地说明了刘勰的家世，止于刘勰与僧祐相处的十几年，和编定了定林寺的经藏。至于刘勰的生死年月和出生地都未记载。清人刘毓松根据《时序》篇说：他三十多岁写了《文心雕龙》，写定于齐代末年（501）前后，再上推三十多年，刘勰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他写完《文心雕龙》，取定于当时贵盛的沈约。至于他的出生地，只有“东莞莒人”，而东莞有两个，一为今山东的莒县，二为东晋时在京口侨立的南东莞郡。刘勰的祖父和父亲都住在京口，因而刘勰也可能出生在京口，而他长期居住京口则是事实。

《刘勰传》继续写道：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这是说：天监（梁武帝年号）初年，刘勰被征召出来，做了奉朝请，后来又兼任中军临川王宏的记室，升为临川王府的参军，管理车骑和仓库的事。出了王府，也出了中央机关，到地方上去做官，做了太末县（今浙江衢县）的县令，政务上有清廉的政绩。后来又做了萧绩的记室兼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执掌呈进文书的

官)。当时天子的七个祖庙原祭祖的供品已改用蔬果，而祭天地和祭社稷照样用牲畜，刘勰上表说祭天地等应该和七庙一样改用蔬果。诏书下来由尚书讨论，结果是依照刘勰的请求改用蔬果。后来做过校尉，管理京师的步兵，和以前一样，仍然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爱好文学，很喜欢接待他。

以上是《刘勰传》的第二段，这段只说明刘勰做过了哪些官。至于何时起止，则很不详细。

《刘勰传》继续写道：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引文和《序志》全同）。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爇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

这是说：于天监初年，刘勰撰写了《文心雕龙》五十篇，论述古代到当代的文体，引述前人的话，并依次编排。其序说：“文心是讲写文章必须用心……”这本书写完后，并未得到当时文士的称赞。刘勰自己很重视《文心雕龙》，想得到沈约的评定。当时沈约任吏部尚书兼右仆射，非常显贵。刘勰没有他途只得自己呈送，于是他像一个卖货的人背着《文心雕龙》，等到沈约出来，求见沈约于车子之前。沈约使命人取来阅读，很重视这本书，认为作者深切了解写文章的道理，并常常将此书放在书案上。但刘勰写文章，以佛教之理见长。当时首都的寺塔以及著名和尚的碑志，都一定要请刘勰撰文。皇帝下令要刘勰和慧震和尚在定林寺編集经藏。整理完佛经后，刘勰便请求出家当和尚。在出家之前，他先烧了鬓发并发誓以表明自己的决心，皇帝于是下令同意刘勰出家，至此刘勰才敢在定林寺改易和尚的服装，并把名字改为慧地。没满一年他就去世了。刘勰有文集发行于世上。

以上是《刘勰传》第三段（因为我们省略了《刘勰传》作者所引《序志》篇的全文），这段讲到刘勰写《文心雕龙》，但何时写的尚不详。至于卒年更成问题。

目 录

《梁书·刘勰传》 1

序 论

序志 003

总 论

原道	013	正纬	032
征圣	020	辨骚	037
宗经	025		

文体论

明诗	045	史传	097
乐府	052	诸子	104
论赋	058	论说	109
颂赞	063	诏策	115
祝盟	068	檄移	120
铭箴	073	封禅	124
谏碑	078	章表	128
哀吊	083	奏启	132
杂文	087	议对	137
谐谑	092	书记	142

创作论

神思	151	事类	199
体性	155	练字	203
风骨	159	隐秀	208
通变	164	指瑕	212
定势	170	养气	216
情采	174	附会	219
熔裁	178	总术	223
声律	181	时序	227
章句	185	物色	235
丽辞	189	才略	239
比兴	193	知音	246
夸饰	196	程器	251

附录

关于《文心雕龙》	257
论《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	310
后记	323
整理者的话	324

序 论



序 志

《序志》是《文心雕龙》的总序。古代的书都把序放在书尾。《文心雕龙》说的“长怀《序志》，以驭群篇”，意思是说：《序志》这篇写了自己写作《文心雕龙》的志向，是用来驾驭全书的。在《序志》篇里说明了：1.书名，2.写作目的，3.全书的结构，4.写作态度。现在分别释析如下：

一、关于书名

作者说：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

这是说：书名叫“文心”是讲写文章如何用心。以前涓子写了《琴心》，王孙写了《巧心》，（只因为）“心”字太美了，所以用它做书名。至于“雕龙”是因为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用很多雕饰的文采构成的。取“雕龙”做书名，倒不完全是效仿骏爽群言雕龙的意思。

从全书来看，所取书名，可作如下分析：首先，《序志》的作者说的文，并非今天的文学，而是用文字写成的东西，包括学术性文章和应用文等（我国古代大都如此）。《文心雕龙》在《序志》中说的“为文之用心”，是包括写一切文章的用心，当然其中主要讲文学创作的用心。其次，作者赞扬“心哉美矣”的心，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心是人有别于天地万物之处，即人之为人之处。作者在《原道》中说人是“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可惜，这里讲的“天地之心”是指圣人，不是指一般的人，因而文就显得神秘了。再次，“雕龙”用在写作上就是讲究文采。作者在《原道》中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就是说天地万物的形或声都构成文采；人有心的，难道就没有文采吗？当然，人写作的文应该像万物的文采那样自然而然，不能像当时的文风那样矫揉造作。正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的：“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甚去泰耳。全书皆此旨。”

以上是《序志》的第一段，主要说明为什么取书名为《文心雕龙》。

二、写作目的

总的说就是要“树德建言”，留名后世。

作者说：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这是说：宇宙无限，世上的常人和贤人也纷然杂陈，要在人群中出类拔萃，就要靠智慧了。一个人的岁月易逝，智慧也不能长留，要使自己后世的名声大振，就要靠写作了。人的形貌像天地，性情受之于五行，耳目像日月，声气像风雷，它超出了万物，是很灵异的。但形体像草木一样脆弱，名声像金石一样坚固。所以君子的一生，一定要树德建言，这不是好辩，是不得已的事情。

显然，《序志》中表明作者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就是为了树德建言，留名后世。并认为这是不得已的事情。

怎么样“树德建言”呢？文章继续写道：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这是说：我七岁时，就在梦中攀采若锦的彩云。过了三十岁，就曾在梦中手拿红漆的祭器，跟着仲尼南走。早上醒来，很高兴。伟大的圣人是很难见到的，竟然降临在我这样的小子的梦中。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啊！

以上表明作者对孔子是很崇拜的。由于对孔子的顶礼膜拜，以致梦见孔子。这意味着作者当时的思想是儒家思想或主要是儒家思想，也意味着《文心雕龙》全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而“树德建言”也是儒家思想。作者以儒家思想为主来建立他的文论，也是为了做官，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梁书·刘勰传》也讲到 he 写成《文心雕龙》后，“未为时流所称”，像鬻货者那样去取定于沈约。可能得到沈约的推举，后来真的做了官。要知道，当时的统治者虽然信奉佛教等，但是靠儒家思想统治人民的。

按照儒家思想，树德建言就必须“敷赞圣旨”。《序志》这样写道：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这是说：敷赞圣旨，最好是注经，但马融、郑玄等大儒，已阐发得很精辟，就算我有某些更深的见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只有文章的作用，是经典的枝条，五礼靠它完成，六典靠它发挥作用，群臣的事迹靠它照耀，军国的大事靠它显明。详细追求文章的本源，没有不是来自经典的。今天由于离圣人太远，文章的体制受到破坏，作家爱好新奇，文辞崇尚浮华诡异，好比在美丽的羽毛上还画上颜色，在已有修饰的衣带和佩巾上还绣上花朵。离开文章的根本越来越远，将要造成谬误和浮滥。《周书》论述文辞，以体现要义为贵；孔子陈述教训，也憎恨异端。辞和训虽然不同，但都应体察要义。这样，才能握笔和磨墨，论说写作之道。

此段文字表明，敷赞圣旨有两种方式：一是注经。因大儒们已注过，纵使自己对某些地方有更深见解，也不能成家。可见，成名成家是作者写《文心雕龙》的主要思想。二是论文。作者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章源于经典，又发挥了经典的枝条作用。加上当今文章每况愈下，因此要根据孔子整理过的六经的观点来论文。

以上是《序志》的第二段，主要说明写《文心雕龙》目的。因为文章是“经典枝条”，而且本于经典。

过去也有人论过文，作者为什么还要论文呢？作者写道：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璩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

这是说：近代论文的人很多，如魏文帝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璩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

林论》。它们各自只看到角落里的一点，很少能看到通衢大道。他们有的褒贬当时的作家，有的品评前人的作品，有的泛泛地举出雅或俗的旨趣，有的概括文章的主旨。总的说，《典论·论文》是细密而不周全，《与杨德祖书》善辩但有失允当，《文质论》的文采华丽而内容粗疏，《文赋》写得细巧而碎乱，《文章流别论》写得精粹而少实用，《翰林论》写得肤浅又不得要领。另外，桓谭、刘祯、应贞、陆云等人，也有泛泛地讨论写作问题，在他们的文章中零散的见到。但上面的人都不能够顺着枝叶去寻找根本，沿着面对的波澜去找源头。总之，它们不阐述先哲和经书的教导，无益于后人研讨写作之道。

以上是《序志》的第三段。这段论述近代论文的人很多，总的来说就是失之片面，未能全面地论述写作问题，不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他们都没有阐明圣人和经书的教导，对后人研讨写作没有益处。因此，作者写《文心雕龙》就是要全面地论述写作之道并寻根索源，特别要阐明圣人和经书的教导，使后世读了得到益处。

三、全书结构

作者写道：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怛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这是说：《文心雕龙》的写作，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师，以经书为体式，酌取讖纬之书的神话和辞采，学习《离骚》的变化。本书论述文章的关键，也可以说齐备了。至于论述各体有韵和无韵之文，按照文体分门别类。力求写出各个文体的来源和流变，解释各个文体的名称和意义，选各文体的代表作来确定论述的篇章，陈述各文体的写作原则来构成理论系统。上篇各文章，作文的纲领算是明显了。至于剖析写作的内容和形式，全面论述写作条理：表述了《神思》、《体性》，阐明了《风骨》、《定势》，包举了《附会》、《通变》，研讨了《声律》、《练字》，从《时序》看文章的兴衰，从《才略》看作家的褒贬，在《知音》里感叹知音难求，在《程器》里为文人发挥感慨。而《序志》是抒写自己的怀抱，并用来驾驭各

篇的。下篇的所有文章，也算细目明显了。安排篇次，确定篇名，明显地符合周易的大衍五十之数，其中只有四十九篇是研究文章写作的。

关于全书结构，大抵有下列问题：一是文之枢纽到底包括多少篇？二是为什么把“论文叙笔，囿别区分”作为纲领？三是为什么《神思》以下的十九篇只举八篇？四是剖情析采是否只包括《神思》以下十九篇？其中《物色》是否有调动问题？

第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大都把《原道》、《征圣》、《宗经》作为“文之枢纽”，新中国成立后，少数同志也持这种看法。应该说，作者在《序志》中讲了前五篇是文之枢纽，为什么硬要违反作者的原意呢！其实，也不必在“文之枢纽”是不是纲领上做文章，就讲前五篇是写作的关键吧！问题就在于《正纬》、《辨骚》算不算“文之枢纽”？应该算的。因为讖纬之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把《正纬》放入“文之枢纽”正符合全书的“雕龙”书名，正符合作者一再强调写作必需文采，符合《风骨》篇讲文章有风骨还要有文采。把《辨骚》放入“文之枢纽”，符合作者的“通变”思想，符合作者认为文章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怎么能说只有前三篇是“文之枢纽”呢！

第二个问题。作者把全书分为上篇和下篇，说“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上篇包括“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说文之枢纽为纲领，人们易于明白，说“论文叙笔”为纲领，人们不易想得通。应该说作者把各种文体（包括文学与非文学）是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来论述的，不仅有各种文体的名称由来、历史发展、作家作品，更有各种文体的写作原则或写作要求。《文心雕龙》研究“为文之用心”，文体各篇的“为文之用心”就是按照该文体的写作原则或要求去写。所以从写作来说，这也是纲领。因此，作者说的“纲领明矣”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下篇以下，毛目显矣”是与“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对称的。当前有人说我们学习《文心雕龙》的重点部分是下篇，而毛目与重点部分就不相称了。应该指出：许多《文心雕龙》的研究者都认为《神思》以下各篇是建立在上篇的论各种文体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各种文体的论述算纲领，那么《神思》以下的各篇（除《序志》外）算毛目，也不奇怪了。也应该说：这和作者精通释理有关，正如周振甫先生说的：“至于‘纲领明、毛目显’，同编经藏的要明纲领显毛目也是一致的。”（《文心雕龙注释》）。

第三个问题。《练字》以上有十九篇，为什么“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只提其中八篇：即《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也许在作者看来，这八篇可作十九篇的代表。《神思》讲艺术构思，艺术构思包括内容和形式。《体性》、《风骨》、《定势》是从不同角度去讲风格的，而风格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附会》讲附辞会义，

《通变》讲继承和革新，都要考虑内容与形式问题。《序志》的作者是很重视文章的内容的，所以涉及内容的讲了六篇。这六篇是可以代表其他涉及内容的篇章。当然这六篇也涉及形式问题。但以内容为主，而形式问题是当时“辞人”重视的，作者也想改变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所以形式问题又讲了两篇，这就是《声律》和《练字》。从文学作品来说，这是讲音乐美和文字美。大抵说来，在全书中讲形式的有《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隐秀》、《指瑕》等。而它们的根基是《声律》和《练字》，所以可以二者作代表。因而，举八篇以代表下篇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个问题。《时序》、《物色》、《知音》、《才略》、《程器》是否属结构的第四部分？首先，我认为《物色》现在版本，不能随便移动，除非有足够的根据。其实《物色》正是按“剖情析采”写的。有的人说它是另属“以驭群篇”部分。大概这些人没有注意：“长怀《序志》，以驭群篇”是说《序志》是统率全书的。这“群篇”不但包括剖情析采部分，也包括“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部分。因为《序志》是全书的总序。也有人说：《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篇是杂论，因为它不直接谈创作，而是谈有关的理论问题。我认为《时序》等五篇，不必另外分出来作第四部分，可以统统属于“剖情析采”部分。理由是：把《时序》等五篇作为第四部分的提倡者所写的关于《文心雕龙》的书，在标点《序志》篇时，都在“阅声字”下点上逗号，说明“阅声字”这地方没完。也可以说这些同志理解《文心雕龙》的作者的原意是把“阅声字”以下各篇包括在“剖情析采”这部分内。既然作者的原意包括在“剖情析采”内，为什么又要分出来，有意违背作者原意呢？如果说《时序》等五篇在内容上不包括在创作论内，即“剖情析采”内，那么，《时序》等篇只要谈到文，难道能不谈“剖情析采”吗？即使不直接谈到作品，就是谈到作家也使人想到他的创作的，因为不搞创作的人，很难成为作家的。所以谈作家和作品都不能回避“剖情析采”。例如《物色》能回避“剖情析采”吗？《知音》的六观就是讲“剖情析采”的，更遑论《才略》的褒贬，有情也有采。至于《时序》讲文章的兴衰与时代的关系，也是时代影响创作的情与采的问题，《程器》讲文士的品德与才能，其实文士的品德与才能首先表现在写作上，而写作是不能不讲“剖情析采”的。

以上是《序志》第四段。主要说明《文心雕龙》的结构。

四、写作态度

作者写道：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论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

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

这是说：评一篇文章容易，评历代作品就很难。虽然在本书里把细如毛发的问题都深及骨髓去阐发，但有些写作问题，本属曲折，又根源细密，看似浅近，实为深远，这些没有读到的地方也是很多的。到具体地品评文章作品，有的和前人所说相同的，但不是人云亦云，实在是不能不同；有不同前人所述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按理是不能不异的。同和异，不管它是来自古人还是来自今人，只要分析作品，就需求得切当。漫步在写作领域，我所说的問題算是齐备了。但语言不能完全表达自己思想，这是圣人也感到为难的，何况我的知识浅陋，怎能提供写作法则。我写《文心雕龙》时沉浸在过去的知识中，未来的人看我的书，也许感到玷污他们的眼睛吧！

以上是《序志》的第五段，主要说明写《文心雕龙》的甘苦，希望后人实事求是的评价。

应该说，作者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认真的，而且显得谦虚和细致。特别是提到“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充分说明他的写作态度是毫不苟且的，是非常认真的和科学的。

篇末的“赞曰”也是沿袭古人的做法，有总结全文的意思。本篇写道：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
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这是说：人生有限，知识无穷。追逐无限的外物是难的，光凭天性去做就容易。我还是高傲地隐居泉石间，慢慢地体味文章的意义。如果我的文章真能表达心意，我的心意就有寄托了。

这篇“赞曰”总结了全文。其中的“逐物实难，凭性良易”似乎超出了《序志》，其实，这正反映了作者写《文心雕龙》的心情：不要去追逐外物了，还是凭我的个性好好地写《文心雕龙》吧！因为它是我的性情的寄托。

《序志》的主题：说明了写《文心雕龙》的书名、目的、结构等问题。算是全书的总序。